

苗栗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of Hakka Placenames
Within Shi-tan, Miao-li County, Taiwan林聖欽^a

Sheng-Chin Lin

Abstract

On the research topic of the placename of Taiwan, except can express the pronunciation aspect of ethnicity's attribute and the evolution aspect of ethnic history, this text argue the placenames reflect a kind of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of the ethnic life world.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what was appeared is the space aspect of the ethnic life world.

With the analysis of Hakka placenames within Shi-tan Miao-li County, Taiwan, the research includes three important parts. First, the way which residents describe to the environment, the placenames can be divided into abstract spiritual aspect and concrete material aspect. Second, these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structure were reflected by the placenam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pace levels (circ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the things wh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rection. Among them the first circle is resident's cultivating stronghold, the second circle is resident'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a, the third circle in the west is the natural landscape area, in the east is ethnicity's buffer zone. Third, environmental cognitive were reflected by placenames, mainly influenced and molded by the external social factor of the 'cultivating area' (開墾區).

Keywords : placename, Hakka language, Shi-tan,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life world.

摘要

就臺灣地名的研究議題上，除了可以表示族群屬性的語音層面，以及族群歷史的沿革層面之外，本文認為透過地名，其反映的是族群對其生活世界的一種環境認知，而這種環境認知，所顯

^{*} 承蒙外審二位不具名審查人詳實深入的審閱，提出許多極具建設性的意見，作者已針對意見修改內容，僅向二位審查人致謝，當然文中內容，責任仍由作者自負。本文初稿曾在 2006 年 1 月 7-10 日，於中國廈門大學主辦之全球客家區域文化研討會宣讀。

^a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露的就是族群生活世界的空間層面。

藉由獅潭鄉客語地名的分析，本文有下列三個發現：

一是居民對環境描述的方式，可分為抽象精神層面與具體物質層面的兩種地名。

二是這些地名所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依距離遠近可分為三個空間層次（圈帶），依方向時則可分為東西兩個部分。其中第一圈為居民開墾據點，地名以抽象精神層面方式展現；第二圈為居民農業生產地帶，地名除以抽象精神層面方式展現外，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則多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第三圈則為居民農業生產地帶以外地區，地名幾乎以具體物質層面方式展現，但受到原住民勢力的分布，該圈帶的西側為自然景觀地帶，地名多以自然環境為主，東側為族群緩衝地帶，地名則以族群環境與林業生產方式為主。

三是獅潭鄉地名所反映的環境認知，主要是受到「開墾區」的外部社會因素影響所形塑而成。此點可由「開墾區」的開墾據點、外圍地區的地名分析得到驗證，如在開墾據點部分，開墾據點的地名內容，有著從具體物質層面轉變到抽象精神層面的趨勢，顯現墾民對開墾據點有其特定的心理投射；在開墾區外圍地區上，第三圈比起第二圈有較高的自然村名比例，反映早期墾民似乎需要以大家所認同與歸屬的自然村名，作為認識第三圈的符號媒介。

關鍵詞：地名、客語、獅潭鄉、環境認知、生活世界

問題的緣起

地名不僅是人們對於特定地點的一種稱呼，更重要的是在一群人共同認定下的地點稱呼（陳正祥，1982：214；千葉德爾，1991：81），也就是說，一個地點的稱呼，若未經過社會化的過程，就無法成為這群人所共同認定的地名（林聖欽，2005：133）。由於地名是一種具有共同認定的符號，因此，地名常被視為一個族群的文化表徵（千葉德爾，1991：81-82）。

針對地名的文化表徵研究，地理學常是針對地名進行語音的分析，或是針對地名進行命名的沿革探討，與一般語言學、歷史學對地名的研究，似乎並沒有明顯的不同（千葉德爾，1991：82）；而臺灣的地名學研究史，似乎長期以來，也都只是關注在地名沿革的議題上，如日治時代的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臺灣之部》、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以及戰後的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陳國章《臺灣地名學文集》與《臺灣地名辭典》等，皆是屬於此研究議題的代表作¹。

然而，地名的文化表徵，除了可以表示族群屬性的語音層面，以及族群歷史的沿革層面之外，本文想要再強調的是，地名其實也顯露了族群生活世界的空間層面。亦即透過地名，其反映的是族群對其生活世界的一種環境認知²（Environment cognition），而這種環境認知，所顯露的就是族群生活世界的空間圖像。本文提出此觀察角度，是企圖為地理學在分析地名時，在原有的語音、沿革的研究傳統基礎上，能夠提供更寬廣的研究層面³。

¹ 可參見池永欽，1997：8-12，針對這些地名研究論點的文本分析。

² 陳國川及其指導的碩士研究生楊雅心，在2005年即以「環境識覺」的角度，進行地名的實證研究（楊雅心，2005），無疑地，本文是在此研究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有關「環境認知」概念的地名研究工作。

³ 筆者曾另外也曾提到地名的社會性研究，也可作為地理學研究地名的另一個議題（林聖欽，2005：131-158）。

（一）環境認知的研究意義

長期以來，人地關係是地理學重要的研究傳統，然而從 19 世紀後期陸續發展而來的環境決定論、可能論、機率論的觀點，雖然都承認人類與環境相互關係的複雜性，但卻都無法提出具體的模式和可行的方法，以解釋人類是如何地塑造環境，亦即人地交互作用過程的起源、原動力、促進力；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1930 年代以後，地理學家先後提供了景觀、生態的概念，至 1970 年代，再提出了環境識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的觀念架構（施添福，1980：219）。

隨著環境識覺觀念架構的提出，環境認知的用語也被引進人地關係的研究之中，在行為地理學上，環境識覺與環境認知的意涵有些差異。環境識覺是經由人類的感覺器官或學習和經驗而知覺到的環境，即當一個環境使用者直接感覺及經驗其所置身的環境時稱為環境識覺；環境認知則是人們將所識覺的環境和以往他所處理、儲存、利用的環境信息及知識等之再結構，並能對此環境加以評價、決策者（歐陽鍾玲，1986：101）。

人們對環境信息及知識等之再結構、評價、決策之後，往往進一步依其語言符號、空間符號等意象（image），將其環境認知轉化成認知圖（cognitive map）的空間圖像；其表現的方式，則可細分為情感化的認知圖像（cognitive – affective schemata）、區位性圖像（location schemata）、認知圖像（cognitive schemata）等類型（歐陽鍾玲，1982：64-68）。

簡言之，人們對環境的認識，先後經歷了環境識覺、識覺認知的過程，最終在心理層面上構築了一幅認知圖的空間圖像；相對地，對研究者而言，透過對認知圖的研究，研究者可追溯出人們對於環境的識覺與認知過程。

然而經過 30 年的發展，環境認知的觀點，卻仍然集中在環境科學、環境教育的研究領域中，如 Blöbaum & Hunecke（2005）、Waller（2005）、Bell & Saucier（2004）、Quaiser-Pohl etc.（2004）、Malone & Tranter（2003）、Zimring & Dalton（2003）、Penn（2003）等，研究主題則包括都市、健行休閒、性文化、孩童空間行為等；相對地，地理學的論述中僅偶有出現，如 Blout（1999），而且其仍只是持續過去未完成的工作，思考著是否可以從孩童對宏觀世界的識覺、認知、行動過程，分析其發現世界的方法才能（wayfinding ability），亦即作者認為的認知圖的繪製才能（cognitive mapping ability），以尋找人們如何理解、處理環境的理論建構（Blout,1999:514）。

由上所述，環境認知的觀點在地理學研究上，似乎發展程度有限，但是認知圖作為地理學研究人們如何認識環境的分析媒介，則沒有太大的疑義。因而本文假設地名是一種居民對其日常週遭環境的認知結果，那麼這些地名，彼此間應該會呈現一定的空間圖像，成為居民的一種認知圖；而且只要針對這個認知圖進行分析，就可以理解居民如何理解、處理其週遭的環境，並進而探索居民的生活世界隱含了哪些有意義的人地關係。

（二）環境認知在地名研究上的嘗試

環境認知雖然指的是人類對周遭環境的認識，但此種認識並不只限於對環境的表面認識而已，而是一種透過環境→認知→選擇→行為模式的環境認識過程；基本上，環境認知是透過三種空間資訊所組成，一是關於構成環境物質要素的資訊，二是關於這些要素間距離的資訊，三是關於這些要素間方向的資訊，藉由這些資訊，人類對其週遭環境將建構出其主觀的結構特性（張文

奎主編，1990：263）。

若進一步考量環境認知的觀點，應用於地名的研究議題時，實際上，在地名命名的過程中，當命名者對於其日常活動地點產生了知覺意識後，並再將日常活動地點進一步符號化成地名前，通常還會經過一個選擇的過程；這個選擇過程，即是命名者會從組成日常活動地點的多重元素中，選擇其中的一個元素，作為「描述」該地點的考量，最後才以文字符號標記的方式創造出地名。

也就是說，地名的命名過程，就是一種環境→認識→選擇→描述的行為模式過程，是命名者經過對某地點的環境認識，選擇足以代表該地點的環境元素，最後將元素轉換成文字符號的結果。因此，居民對一地命名的行為，無疑是一種環境知識再結構的過程，因此，以「環境認知」的角度分析，比「環境識覺」的角度，可更加深地名的研究意義。

由上所述，以環境認知的概念應用在地名研究時，其分析重心在人的主體性上，亦即以命名者為核心，來理解命名者對其週遭生活世界的認識。在命名過程中，地名透過了社會化過程，使地名成為居民集體認同與歸屬（地名的社會性）的符號後，地名就是上述三種空間資訊中的關於構成環境物質要素的資訊；而由於居民對其生活世界中的各種形式地名，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認同與歸屬感（地名的社會性），因而這些地名，在居民的生活世界上，自然存在著重要程度不等的差序格局，所以這些具有重要差序性的地名，其在居民生活世界的實際空間分布，就構成了上述三種空間資訊中的環境要素（地名）間距離的資訊，與這些環境要素（地名）間方向的資訊，最後將構成以居民為主體，所建立的環境認知圖像。

爲了要進行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本文將以苗栗縣內山地區的獅潭鄉為例，探討其內部地名隱含的環境認知，本文提出的問題有下列四項：

1. 獅潭鄉地名的社會性基礎背景為何？
2. 獅潭鄉的地名，包括哪些居民對環境描述的方式？
3. 獅潭鄉的地名，反映出怎樣的環境認知圖像？
4. 獅潭鄉地名所反映的環境認知，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形成？

另一方面，爲了能夠掌握獅潭鄉地名隱含的環境認知特性，本文除了利用地圖與文獻進行分析外，更強調田野調查的地名蒐集意義，尤其是一般地圖與文獻記載的多是聚落名（包括自然村名與行政村名），而地圖與文獻上所沒有的地標名，則必須透過微觀層次的田野調查才能得知；而且，透過聚落名與地標名的整合研究，將有助於本文了解原居語群（native speaker）的地名命名過程，進而理解原居語群認識其生活世界的知識系統（千葉德爾，1991：83；Berleant-Schiller, 1991: 92-93）。

獅潭鄉地名的社會性基礎背景

在進行獅潭鄉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之前，首先需建立有關獅潭鄉地名的資料庫；之後再針對這些地名的社會性基礎，包括地名命名的主要社會發展背景，地名依認同與歸屬所作的分類，作一基礎背景的介紹，以進一步分析獅潭鄉地名所反映出的環境認知意義。

（一）獅潭鄉的自然環境、行政區域、開發歷史

獅潭鄉位於苗栗縣的中央，也是內山位置居中的鄉鎮，西以八角嶺山脈與頭屋鄉、公館鄉相

接，北以三洽坑橋與三灣鄉相鄰，東以八卦力山脈與南庄鄉、泰安鄉相連，南以汶水溪與泰安鄉、大湖鄉、公館鄉相隔，因而全鄉呈現一新庄溪、獅潭溪、桂竹林溪的通谷地形（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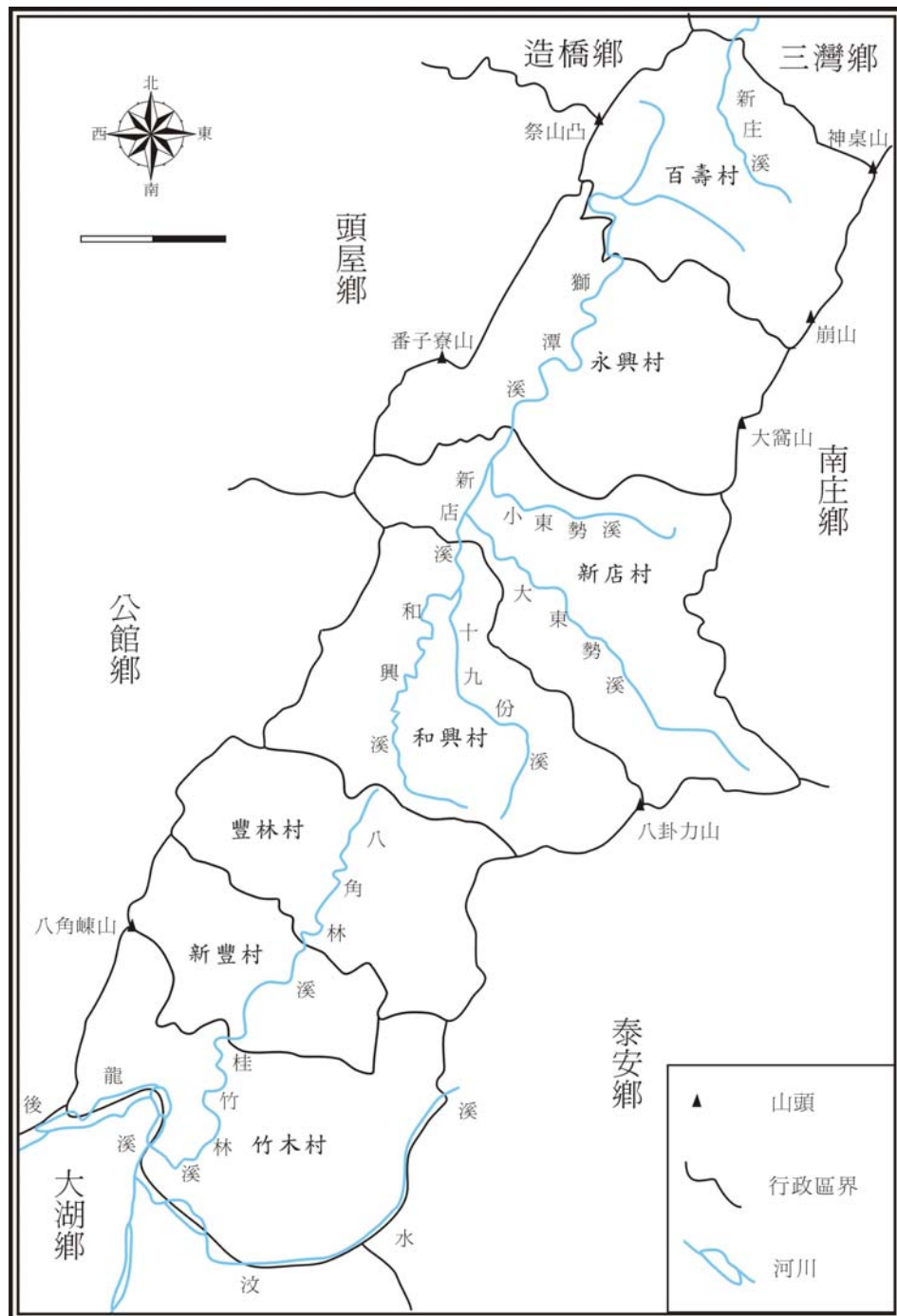


圖 1 苗栗縣獅潭鄉行政區域圖

獅潭鄉由北至南排列，共轄百壽、永興、新店、和興、豐林、新豐、竹木七村（圖 1），這七村按歷史開發、地理位置，分為北四村與南三村，面積共 79.4324 平方公里，為苗栗縣面積第五大鄉鎮。

獅潭鄉原為泰雅族與賽夏族的勢力範圍，至清光緒 2 年（1876）以後，獅潭鄉陸續由客籍先民進入開墾，其中北四村為光緒 2 年（1876）由黃南球墾號進墾（黃卓權，1988a：70-77），其中以永興與和興為開墾據點，南三村的竹木村則是清光緒 9 年（1883）由劉緝光所組的金永昌墾號進墾，其中以楊儀坪為開墾據點，豐林村與新豐村則是光緒 10 年（1884）由黃南球墾號再次進墾之地（黃卓權，1988b：82-87），其中以鐵寮坪為開墾據點。

客籍漢人的入墾，使得獅潭鄉至今已成為客籍居民居住為主的鄉鎮（林聖欽，2005：136-137），而原居此地的泰雅族與賽夏族，除部份退居百壽村的山區，餘大多居住在獅潭鄉東側的南庄鄉、泰安鄉境內。

（二）獅潭鄉地名資料庫的建立

在盡可能的田野調查中，本文調查出了 179 個獅潭鄉的客語地名（圖 2、表 1），基本上，這 179 個地名的形式，可以說是在獅潭鄉客籍居民對於獅潭鄉自然與人文環境的認識與描述方式。

這些地名的調查結果，有三點需特別聲明，一是獅潭鄉為客籍居民居住為主的鄉鎮，因而本文暫不述及本鄉有關賽夏語與泰雅語的地名；二是獅潭鄉 7 個行政村名，都是由這 179 個地名中的自然村名演化而來，因而這 179 個地名暫不包括行政村名；三是有些地點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地名，但在自然村名或地標名的數量統計上，仍視為同一個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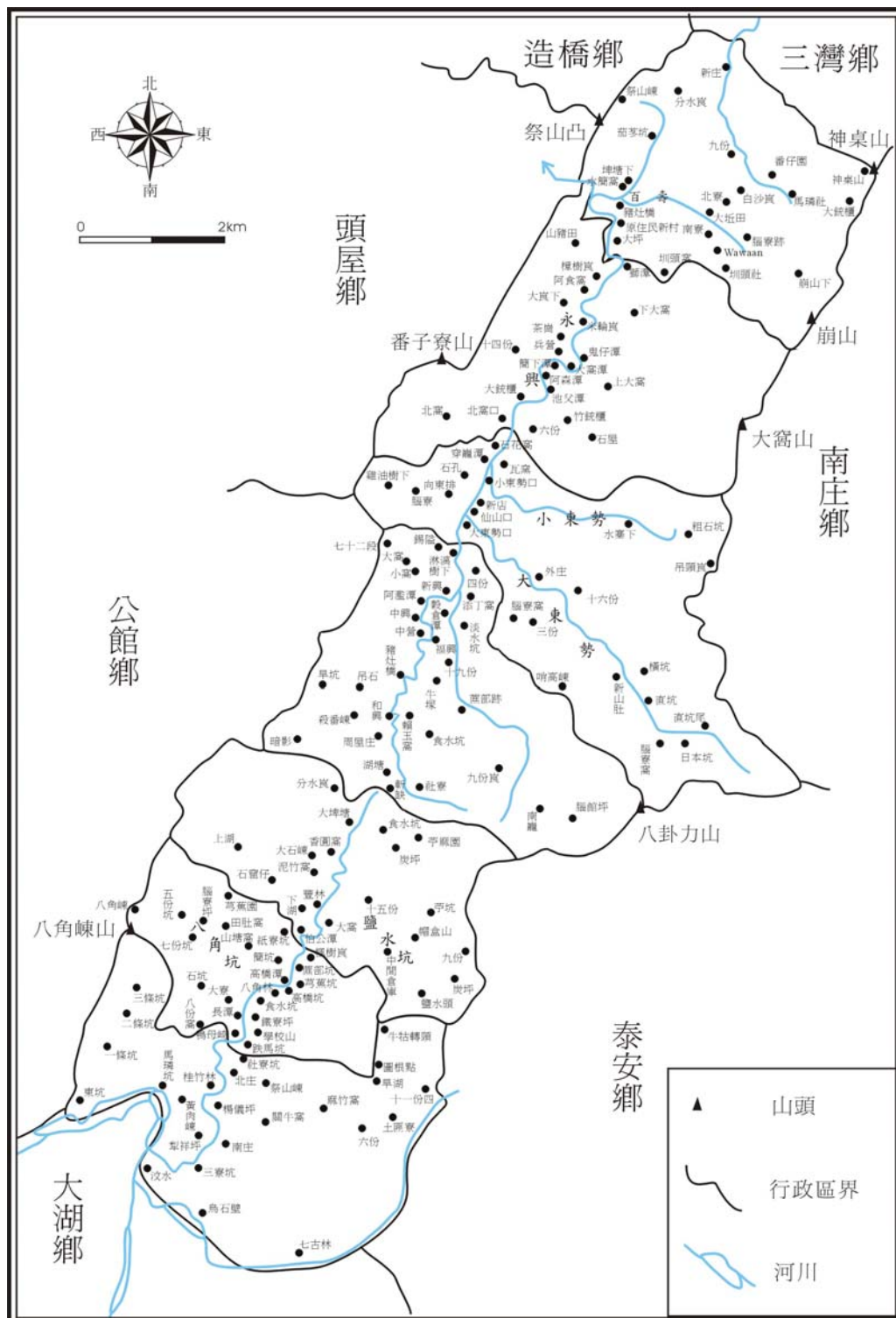


圖 2 獅潭鄉的地名分布

(三) 獅潭鄉地名命名的社會發展背景

在這 179 個地名中，不論地名的通名或專名部分，無法判讀出地名的人文意涵，而只能表現與地形、方位、植物等自然環境要素有關的內涵者，共有 68 個，如大坪、崩山下、神桌山、茄苳坑等地名；另外剩下的 113 個與人文活動有關的地名，其中恰好約有一半出頭，共 58 個地名與產業發展有關。

這 58 個地名所描述的產業內容，屬於非一級產業而來之地名，僅有 5 處，一是新店村的新店，二是新店村的瓦窯，三是新豐村的鐵寮坪，四是百壽村的紙湖，五是新豐村的紙寮窩；相對地，屬於一級產業部門的地名，共 53 個，佔產業地名總數的 91.38%，分布地點涵蓋了全鄉七個村（表 1），這些地名包括了：

1. 清光緒年間黃南球、金永昌墾號所經營的產業，共計 34 個：
 - (1) 水稻：圳頭社、圳頭窩、大坵田、埤塘下、水梘窩、簡（梘）下潭、米輪崙、山豬田、穿龍潭、穀倉潭、湖塘、大埤塘、簡（梘）坑、山塘窩、田肚窩等 15 個，
 - (2) 甘蔗：蔗廊跡、蔗廊坑等 2 個。
 - (3) 樟腦：九份(2 處)、十四份、三份、十六份、四份、十九份、九份崙、十五份、七份坑、五份坑，十一份四、八份窩、六份（2 處）等 15 個。
 - (4) 苧麻：苧坑、苧麻園等 2 個。
2. 日治時代發展出的產業，共計 9 個：
 - (1) 樟腦：腦寮跡、日本坑、腦寮窩(2 處)、腦寮、腦館坪、腦寮坪等 7 個⁴。
 - (2) 天然氣：中間倉庫等 1 個。
 - (3) 戰時用馬：跌馬坑等 1 個。
3. 戰後新發展的產業，共計 4 個：
 - (1) 煤炭：炭坪⁵等 2 個。
 - (2) 香蕉⁶：芎蕉園、芎蕉坑等 2 個：
4. 不詳⁷，共計 6 個：

番仔園、鴨母崎、關牛窩、豬灶橋(2 處)、牛塚。

⁴ 最遲在光緒年間，撫墾局依腦灶數賦課防番費用時，即以「份」作為賦課單位，當時 1「份（分）」共 10 鍋腦灶（伊能嘉矩，1991：372），如光緒 19 年（1893）全臺樟腦硫磺總局給予南庄八卦力地方的腦業門牌上，即記載「灶分鍋數」的單位用語（葉爾建，2004：42），另外，在光緒 11 年（1885）竹南保新藤坪（約在三灣鄉與峨眉鄉交界處）的墾照中記載：「惟該地四至亦已委員勘明：東至大崙頂透落十四份界石錢打勞毗連為界」（臺案壬集，1966：112），也早就出現「份」字的紀錄。然而至日本統治臺灣後，日人似乎對樟腦腦灶的計算，不再使用「份」的稱呼，而是直接以「灶數」、「鍋數」稱之，如總督府明治 30 年（1897）指令黃南球長子黃運添的樟腦事業時，許可的內容即為鍋數 1076 鍋，另劉緝光則為灶數 73 灶（松下芳三郎，1924：附錄 4-5）。由上所述，「份」字應為清代指稱樟腦腦灶的專門用語，至日治時代，「份」字已不見於日人官方文書之中，而民間似乎也改以「寮」、「腦寮」等用語，用來稱呼樟腦事業地。因此，本文將地名中的「份」字，視為源於清光緒年間的樟腦事業地，而地名中的「寮」、「腦寮」字，則視為源於日治時代的樟腦事業地。

⁵ 民國 50 年代前後，礦業公司於此開採煤礦，掘出的泥土將山坡填平，並堆置煤炭而得名（張至人，1999）。

⁶ 據田野調查，戰後始有人在芎蕉園、芎蕉坑兩地種植香蕉。

⁷ 雖然無法得知這些地名確切發生的年代，但因牛、豬、鴨等家畜、家禽，皆屬農村常見的副業，因而這些相關的地名，之後也納入環境認知的分析資料中。

由上所述，尚可進一步發現這些描述一級產業的地名，又多是集中在清光緒拓墾初期的主要產業活動；若是進一步分析獅潭鄉其他與人文活動有關的地名意涵，其中與清光緒黃南球墾號與金永昌墾號開墾有關者，至少還有 16 個⁸。明顯可知，獅潭鄉地名所透露出的產業意涵，是以一級產業為主，而且這些地名涵蓋的範圍遍及全鄉七村，說明了一級產業是獅潭鄉各村共有的發展特色；從地名內容來分析，這些產業地名的形成，則是在清光緒年間拓墾初期所奠定基礎的。簡言之，獅潭鄉的 179 個地名，基本上是在獅潭鄉農業社會發展階段下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產物。

（四）獅潭鄉地名的社會性分類

依據居民認同與歸屬程度的社會性差異，苗栗縣獅潭鄉的地名可分為三種形式，一是行政村名，即戶籍資料上的居住地點稱謂，二是自然村名，即自然形成的居住地點稱謂，另一則為地標名，也就是重要地表景觀的稱謂，而非居住地點的稱謂（林聖欽，2005：138）。

在這 179 個地名中，本文以土地公信仰作為自然村的定義指標時（林美容，1987：55），其中有 81 個為自然村名，另外的 98 個則屬於地標名（表 1）。地標名略多於自然村名的現象，說明了獅潭鄉居民對於住所與生產地點都有相當細膩的認識（林聖欽，2005：141）。

表 1 苗栗縣獅潭鄉的客語地名分類

村名	形式	個數	認知樣式	名稱
百壽村	自然村名	13	具體	大坪（大竹圍、竹圍坪）、圳頭社、崩山下、南寮、紙湖（柏色樹下、百壽）、茄苳坑、九份、神桌山、大銃櫃、原住民新村、新庄
			抽象	馬璘社、祭山凸
	地標名	10	具體	圳頭窩、大坵田、北寮、腦寮跡、白沙崙、豬灶橋、埤塘下、水梘窩、分水崙、番子園
			抽象	--
永興村	自然村名	10	具體	北窩、北窩口、大銃櫃、大崙下（永興、上永興）、上庄（下永興、阿食窩）、下庄（樟樹崙）、下大窩（山外山）、上大窩、竹銃櫃、六份
			抽象	永興（大崙下、上永興）、下永興（上庄、阿食窩）
	地標名	12	具體	石橋窩（十四份）、簡（梘）下潭、大窩潭、兵營、茶崗、米輪崙、獅潭、山豬田、石屋
			抽象	池父潭、阿森潭、鬼仔潭
新店村	自然村名	8	具體	小東勢、向東牌（向東排）、大東勢、三份、十六份（內庄）、新山肚（大東勢尾）、新店、外庄
			抽象	—
	地標名	20	具體	吊頸崙、粗石坑、水寨下、石孔、穿龍潭、瓦窯、腦寮、雞油樹下、小東勢口、仙山口、白沙崙、大東勢口、腦寮窩、橫坑、直坑、直坑尾、腦寮窩、哨高嶺、日本坑

⁸ 這些地名包括了：1.與族群環境有關的地名，共計 13 個，如馬璘社、馬璘坑、祭山嶺（2 個）、社寮、社寮坑、兵營、中營、大銃櫃、大銃櫃、竹銃櫃、陰線頂、殺番嶺；祈求開墾事業平安順利的心理投射地名，共計 4 個，如永興、和興、中興、福興（林聖欽，2005：144-146）。

和興村	自然村名	10	抽象	石花窩
			具體	錫隘、四份、十九份、吊石、周屋莊、社寮（社寮坑）
			抽象	新興、福興、中興、和興（打鍋片）
	地標名	22		大窩、小窩、七十二段（錫隘崎）、淋漓樹下、淡水坑（食水坑）、穀倉
			具體	潭、蔗廊跡、九份崙（隘線頂）、南巔、腦館坪（南巔肚）、牛塚、中營、豬灶橋、旱坑、食水坑、湖塘、斬缺、暗影
抽象			添丁窩、阿濫潭、殺番嶼、賴玉窩	
豐林村	自然村名	13	具體	大坡塘、分水崙、食水坑、香圓窩、下湖、上湖、大窩、鹽水、鹽水坑（豐林）、十五份、粗坑（芋坑）、中間倉庫、鹽水頭（冷泉）
			抽象	--
			地標名	9
	抽象	--		
	新豐村	自然村名		
抽象			—	
地標名			16	具體
	抽象	跌馬坑		
	竹木村	自然村名		16
抽象			楊儀坪（楊義坪）、犁祥坪、馬璘坑	
地標名			9	
		抽象		祭山嶼

資料來源：民國 92 年（2003）7 月田野調查

註 1：其中竹木村社寮坑與新豐村社寮坑為同一聚落，因兩村村界從社寮坑河谷分界，故社寮坑聚落分屬兩村管轄，因而社寮坑在本表僅紀錄 1 次。

獅潭鄉地名的環境描述方式—環境認知的基礎資料

一般而言，地名之所以引起地名學者研究的興趣，在於地名本身帶有相當顯著的描述性質（Bright, 2003: 671）。而以往地名學者研究地名，即是針對地名的文字符號，加以分析沿革典故，以釐清其所描述的環境對象，可以說是一種針對「地」的環境復原工作；然而，本文則是從「人」的角度出發，以命名者對環境的描述方式，來推演命名者命名時的心理動機，作為本文分析環境認知的圖像時，居於最基礎的「環境物質要素的資訊」。

（一）地名的環境描述方式

由於命名者將環境元素轉變成地名的過程，是在命名者的文化系統中所進行，而這些組成地名的文字符號，其所隱含的文化內涵，除了以具體的物質層面表現外，有時則是以抽象的精神層面表現之⁹。

其中，具體的物質層面表現方面，是指地名是從週遭環境的自然條件或是人爲建造物所命名，因而此類地名帶有濃厚的地理意義；相對地，抽象的精神層面表現方面，則是指地名是因為紀念或記述某段歷史事件、人物而命名，抑是一種吉言佳字的創造組合（coinages），是命名者對於過去美景或是未來願景的一種心理投射¹⁰，因而此類地名帶有濃厚的歷史意義。

在獅潭鄉 179 個地名中，其中的 81 個自然村名，就有 70 個屬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僅 11 個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另外在 98 個地標名中，屬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共 88 個，也遠比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共 10 個，要來的多許多（表 1、表 2）。從獅潭鄉客語地名，對於環境描述的方式，大多屬具體物質層面（158 個），而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21 個），僅占全數地名 11.73% 的情況來看，在獅潭鄉農業社會背景發展下的客語地名，主要是以淺顯、直述的方式，描述其周遭環境的特色¹¹，由上述統計結果，也說明了獅潭鄉的地名，主要是由當地基層居民所命名。

表 2 苗栗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環境描述方式

	具體物質層面	抽象精神層面	總計
自然村名	70	11 (13.58%)	81
地標名	88	10 (10.20%)	98
小計	158	21 (11.73%)	179
行政村名	1	6 (85.71%)	7

資料來源：民國 92 年（2003）7 月田野調查

相對地，依國民政府爲管理目的所命名的行政村名上，在獅潭鄉的七個村中，百壽、永興、和興、豐林、新豐、竹木等地名內容¹²，皆是屬於抽象的精神層面，只有行政中心所在的新店，才是唯一屬於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內容。明顯可知，非由當地基層居民所命名的地名，尤其是政府單位所命名者，大多不是採取淺顯、直述的描述方式，而是傾向隱喻、借義的心理投射。

簡言之，從命名的過程中，獅潭鄉的地名雖然隱含了命名者的環境認識，但是環境經由命名者認識，並經過選擇、描述的過程，其轉換爲文字符號的結果，在獅潭鄉的地名文化中，通常是以抽象的精神層面，或是以具體的物質層面表現出。

⁹ 就如陳正祥對臺灣地名所作的分類，地形地名、方位地名、聚落地名、特產地名就是屬於地名文化中具體的物質層面，而示意地名、紀念地名則是屬於地名文化中抽象的精神層面（陳正祥：234）。

¹⁰ 在陳正祥在地名分類中。示意地名爲用吉祥和和善的語詞構成其專名部分，以表示命名者或改名者的主觀希望及意旨；紀念地名則爲以其專名部分記載歷史事實或是偉人功德乃至名勝古蹟者（陳正祥：234）。

¹¹ 這點應可與都市社會背景下發展的地名作一對照，就如戰後國民政府重新擬定臺北市舊市區的街道名稱，多是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明顯反映出當時以紀念或是示意的命名動機，故地名內容多以抽象的精神層面表現之。

¹² 百壽取柏色樹下轉音而來；豐林取八角林的「林」字，再搭配吉言佳字的「豐」字；新豐村因自豐林村析出，故取新分出的豐林村之意；竹木取桂竹林的「竹」字，再將林省略成「木」字而形成。

（二）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特色

雖然不論自然村名，或是地標名，都是以具體物質層面的內容為主，但是屬抽象精神層面的 21 個地名中，其中就有 11 個屬於自然村名，佔自然村名總數的 13.58%，只有 10 個屬於地標名，僅佔地標名總數的 10.20%（表 2），可知自然村名的命名比地標名的命名，有稍微傾向抽象精神層面的內容；這應是獅潭鄉居民對聚落空間的重視程度，比起生產空間要來得大一些之故。

關於對聚落空間比生產空間重視程度大的環境認知，其實也反映在地名的社會性上，就自然村名與地標名的比較，居民對自然村名的認同與歸屬，遠大於地標名的認同與歸屬，此點明顯表現在居民傳統信仰的伯公命名形式上，即使是田頭田尾伯公，伯公的稱謂大多以自然村名冠之，鮮少以地標名冠之（林聖欽，2005：151）。因此，由於自然村名在居民認同與歸屬感的社會性上大於地標名，自然地，自然村名內容的表現形式，也多以抽象精神的層面表現之，以反映居民的心理投射與歷史傳承。

就以這些屬抽象精神層面 11 個自然村名，包括了百壽村的祭山凸、馬璘社，永興村的上永興、下永興（阿食窩），和興村的新興、福興、中興、和興（打鍋片），竹木村的楊儀坪（楊義坪）、犁祥坪、馬璘坑作一分析比較時：其中祭山凸、馬璘社、馬璘坑都是與原住民傳說有關的地名，祭山為原住民獵首後舉行祭祀活動之處，馬璘則是原住民墓地之意，因此，這 3 個地名都非早期漢人開墾據點，實際上，馬璘社就是賽夏族部落的漢譯地名；其餘的自然村名，上永興、下永興是黃南球墾號在永興村的開墾據點，新興、福興、中興、和興是黃南球墾號在和興村的開墾據點，楊儀坪則是金永昌墾號在桂竹林的開墾據點。

由上述獅潭鄉屬抽象精神層面的自然村名分析中，透露了一個訊息，抽象精神層面的自然村名，與早期漢人的開墾據點，似乎在空間上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因此，早期漢人的開墾據點，將成為本文分析環境認知的基礎，進而探討這些早期漢人開墾據點與其他地名之間的距離關係、方向關係，最後整理出環境認知的空間結構性。

（三）屬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特色

在獅潭鄉屬具體物質層面的 159 處地名中，出現了许多文字組合、意思相近的地名¹³，這些地名包括了以下 4 大類，17 種，共 59 處的地名，占總地名數的 37.11%。

1. 與自然環境有關：

- (1) 八角：八角為長綠灌木八角金盤的果實，可作為香料；八角樹的樹皮則可作黃色染劑，其樹幹木質堅緻，為不易蛀蝕之建築良材（苗栗縣地名探原編輯委員會：226）。與此有關的地名包括了八角林、八角坑、八角嶺，3 處皆在新豐村。
- (2) 鹽水：鹽水指含有鹽分的水源。該含鹽泉水，地處八卦力背斜西翼，地質富含油氣，故水體多帶瓦斯與硫磺味，水質亦因含有豐富碳酸鈉，而帶有鹹味。與此有關的地名包括了鹽水、鹽水坑、鹽水頭，3 處皆在豐林村。

¹³ 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也有類似的重複性，分別為 a.馬璘：馬璘疑為南島語系中墳墓之意。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包括百壽村的馬璘社，竹木村的馬璘坑。b.祭山嶺：祭山嶺傳說為原住民祭天之處。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包括百壽村的祭山凸，竹木村的祭山嶺。

- (3) 分水崙：指分水嶺。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一在百壽村，為新庄溪與獅潭溪分水嶺，一在豐林村，為獅潭溪與桂竹林河分水嶺，即獅潭通谷的兩處谷中分水處。
- (4) 白沙崙：指含有白色土壤的山嶺。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一在百壽村，另一在新店村，兩處恰為八卦力山脈的南庄層的上福基砂岩出露處，是砂岩風化後，形成帶有白色土壤的山嶺。
- (5) 大窩：指規模較大的盆狀地。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4 處，包括永興村的上大窩、下大窩，和興村的大窩與豐林村的大窩。

2. 與族群環境有關：

- (1) 社寮：社寮係指與原住民有關的小屋。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包括和興村的社寮，新豐與竹木村交界的社寮坑。
- (2) 兵營：為光緒 12 年（1886）中路棟字軍駐紮獅潭，防禦原住民侵擾的駐紮地。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包括永興村的兵營，和興村的中營。
- (3) 銃櫃：銃櫃為漢番交界處，設有槍隻防禦原住民侵擾的據點，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3 處，包括百壽村的大銃櫃，永興村的大銃櫃、竹銃櫃。

3. 與生產方式有關：

- (1) 食水坑：食水坑係指作為民生用水來源的河谷。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4 處，皆稱為食水坑，分別位於和興村 2 處，豐林村、新豐村各 1 處。
- (2) 埤塘：埤塘指築壩貯水的灌溉設施。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4 處，分別為百壽村的埤塘下，和興村的湖塘，豐林村的大埤塘，新豐村的山塘窩。
- (3) 梘：有時亦寫作簡字，梘為水圳圳道跨越河道時的灌溉設施。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3 處，分別為百壽村的水梘窩，和興村的簡下潭，新豐村的簡坑。
- (4) 蔗廊：蔗廊指的是傳統製糖處。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分別為和興村的蔗廊跡，新豐村的蔗廊坑。
- (5) 豬灶：豬灶指的是傳統宰殺豬隻處。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皆稱為豬灶橋，分別為百壽村與和興村。
- (6) 腦寮：腦寮指的是日治時代生產樟腦的小屋。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5 處，分別為百壽村的腦寮跡，新店村的腦寮、腦寮窩（共有 2 處），新豐村的腦寮坪。
- (7) 份：份指的是清代生產樟腦的腦灶，通常 1 份指的是 10 個腦灶。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14 處，包括百壽村的九份，永興村的十四份，新店村的三份、十六份，和興村的四份、十九份、九份崙、豐林村的十五份、九份，新豐村的七份坑、五份坑，竹木村的十一份四、八份窩、六份。
- (8) 炭坪：炭坪指的是堆放木炭的底地方，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皆稱為炭坪，亦皆分布在豐林村。

4. 其他：

- (1) 高橋：高橋係指跨越深谷的高聳橋樑。與此有關的地名共有 2 處，包括了高橋坑、高橋潭，2 處皆在豐林村。

從獅潭鄉地名的重複特性來看，似乎說明了獅潭鄉內部不同地區的基層社會居民，彼此間對

於環境的認識，有部分是相類似的，依上述整理，可分為自然環境、族群環境、生產方式、其他等四大類。此種環境認識的分類，將作為下一章節探討環境認知時的另一項分析基礎。

這些相類似的環境認識，主要又對生產方式的認識最為接近，共有 8 種；對族群環境的認識次之，共有 5 種；反而是對自然環境的認知雷同性最少，雖然也有 5 種，但其中 2 種，與八角與鹽水有關的地名，又分別只集中在豐林村與新豐村，其他行政村則未見到類似地名，因而對於獅潭鄉基層社會的居民而言，其對自然環境的環境認識，彼此間的差異較大。

（四）小結

藉由從「人」的角度出發，以命名者對環境的描述方式，來推演命名者命名時的心理動機，可以發現獅潭鄉包括自然村名與地標名，共 179 個地名，其所反映的環境描述方式，可分為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二種。而這些地名至少有下列三個特色：

1. 獅潭鄉的地名，主要是以淺顯、直述的方式，描述其周遭環境的特色，故以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數量最多。說明了獅潭鄉的地名，主要是由當地基層居民所命名。
2. 獅潭鄉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出現偏好於自然村名的命名上，尤其是集中在早期漢人的開墾據點，因而，漢人開墾據點將成為本文分析居民環境認知的基礎。
3. 獅潭鄉屬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出現重複性高的特色。似乎說明了獅潭鄉內部不同地區的基層社會居民，彼此間對於環境的認識，有部分是相類似的，而這些相類似的環境認識，主要又對生產方式的認識最為接近，族群環境、自然環境的認識，不如想像中的接近。

獅潭鄉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

以下本文即以漢人開墾據點為基礎，分析獅潭鄉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首先，先探討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包括自然村名、地標名，在空間分布上的特性，以理解漢人開墾據點與這些形式地名的距離、方向關係。

（一）抽象精神層面地名的空間分布特性

若將這些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標示在地圖上，則可以輕易地發現，這些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絕大多數集中在漢人開墾據點的四周，約略可以分為四大群：永興開墾據點、福興開墾據點、和興開墾據點、楊儀坪開墾據點（圖 3）；明顯可知，這些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不僅是前述提到的，自然村名往往就是漢人開墾據點，即使是地標名，在距離上，也是與漢人開墾據點有相當程度的緊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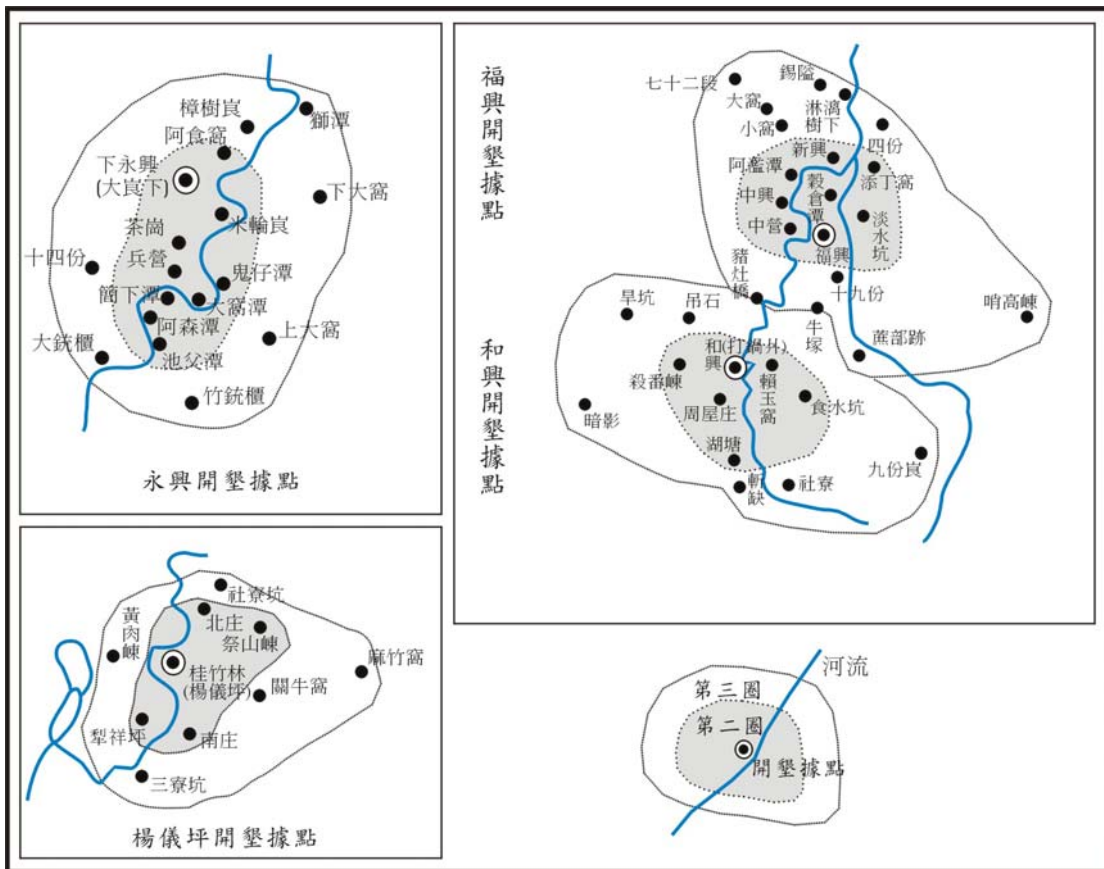


圖 3 獅潭鄉各開墾據點的地名與環境認知

由此可見，這些漢人開墾據點，的確是相當重要的環境認知結構的分析基礎。以下進一步以這四個開墾據點為核心，分析該開墾據點及其四周的地名，形成怎樣的距離與方向關係。

（二）各開墾據點四周地名的空間分布

1. 永興開墾據點

永興村的永興為光緒 2 年（1876），黃南球墾號在西潭社、下樓社墾區的主要開墾據點。此開墾據點的自然村名為永興，在其附近的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有阿食窩（下永興），及鄰近獅潭溪上的池父潭、阿森潭、鬼仔潭，而置於這些抽象精神層面地名之中，尚有米輪崙、茶崗、兵營、大窩潭、簡（梘）下潭等地名；在這外圍，依照當地的流域範圍，獅潭溪西岸有樟樹崙、十四份、大銃櫃，東岸有獅潭、下大窩、上大窩、竹銃櫃等地名。（圖 3 左上）

2. 福興開墾據點

和興村的福興爲光緒年間中路棟字軍在此設立駐軍後，黃南球壑號從和興分出的主要開壑據點。此開壑據點的自然村名爲福興，在其附近的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有中興、新興、添丁窩，及鄰近和興溪上的阿濫潭，而置於這些抽象精神層面地名之中，尙有淡水坑（食水坑）、穀倉潭、中營等地名；在這外圍，依照當地的流域範圍，和興溪西岸有淋瀝樹下、錫隘、大窩、小窩、七十

二段、豬灶橋，東岸有十九份、四份、哨高嶼、牛塚等地名。（圖 3 右上）

3. 和興開墾據點

和興村的和興為光緒 2 年（1876），黃南球墾號因墾務的推廣，在永興之外再設立的開墾據點。此開墾據點的自然村名為和興，又名打鍋片，在其附近的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有賴玉窩、殺番嶼，而置於這些抽象精神層面地名之中，尚有周屋庄、湖塘、食水坑等地名；在這外圍，依照當地的流域範圍，和興溪西岸有豬灶橋、吊石、旱坑、暗影、斬缺，東岸有牛塚、九份崙、社寮等地名。（圖 3 右下）

4. 楊儀坪開墾據點

竹木村的楊儀坪為光緒 10 年（1884），金永昌墾號在桂竹林墾區的主要開墾據點。此開墾據點的自然村名為楊儀坪，在其附近的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有祭山嶼、犁祥坪，而置於這些抽象精神層面地名之中，尚有北庄、南庄等地名；在這外圍，依照當地的流域範圍，桂竹林溪西岸有黃肉嶼，東岸有社寮坑、關牛窩、三寮坑等地名。（圖 3 左下）

（三）各開墾據點地名分布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

若進一步將上述永興、福興、和興、楊儀坪各開墾據點四周的地名，進行距離與方向的分類時，依距離遠近可分為三個空間層次，依方向則可分為東西兩個部分（表 3）。

表 3 獅潭鄉各開墾據點四周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

地名 空間結構	第一圈	第二圈		第三圈	
				西側	東側
永興 開墾據點	永興	阿食窩、池父潭、阿森潭、鬼仔潭	米輪崙、茶崗、兵營、大窩潭、簡（梘）下潭	樟樹崙、十四份、大銃櫃	獅潭、下大窩、上大窩、竹銃櫃
福興 開墾據點	福興	中興、新興、添丁窩、阿蓋潭	淡水坑（食水坑）、穀倉潭、中營	淋漓樹下、錫隘、大窩、小窩、七十二段、豬灶橋	十九份、四份、哨高嶼、牛塚
和興 開墾據點	和興	賴玉窩、殺番嶼	周屋庄、湖塘、食水坑	豬灶橋、吊石、旱坑、暗影、斬缺	牛塚、九份崙、社寮
楊儀坪 開墾據點	楊儀坪	祭山嶼、犁祥坪	北庄、南庄	黃肉嶼	社寮坑、關牛窩、三寮坑
地名個數	4	12	13	14	13
地名內容 形式	抽象精神 層面	抽象精神 層面	具體物質 層面	具體物質 層面	具體物質 層面
環境認知 意涵	開墾據點	鄉野歷史事件	農業生產方式	自然環境	族群環境 林業生產方式

註：豬灶橋、牛塚未重複計算

1. 第一圈—開墾據點

在獅潭鄉各開墾據點四周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中，第一圈即各開墾據點所在的自然村，

其自然村名的地名內容，多以抽象精神層面的方式表現。其中永興、福興、和興屬於吉言佳字組成的地名，永興一名，傳說為清光緒年間黃南球開墾其地時，因與賽夏族人發生嚴重衝突，故建庄時希望能永久興盛而命名（洪敏麟，1983：358）；和興一名，則傳說是清光緒年間黃南球開墾其地時，因與泰雅族人發生嚴重衝突，最後終予擊退建立聚落，故建庄時希望能永保平和興盛而命名（洪敏麟，1983：360）；而福興一名的歷史傳說並不清楚，但依永興、和興地名的由來，應與當時黃南球墾號為求開墾平安而命名有關。至於楊儀坪一名，則是傳說曾有一名為楊儀者，在金永昌墾號開墾據點墾地而得名，亦屬於鄉野歷史事件。

之所以產生此環境認知，與黃南球、金永昌墾號開墾區內的社會關係有關。由於開墾區的隘墾戶，不僅是墾佃關係的權力者，更是墾區內社會秩序的維持者，因此，佃戶、佃農自然以隘墾戶的意見馬首是瞻，隘墾戶遂成為墾區內的社會中心，隘墾戶所在的開墾據點，也就成為開墾區內的幾何中心。隘墾戶在墾區內扮演的角色，茲以光緒 9 年（1883）黃南球具稟新竹知縣的內容說明，稟內提到了「新竹沿山各墾一帶，如有匪徒奸販，敢以勾引生番出擾、私運刀銃鉛藥交通接濟者，一經查知，惟沿山各墾戶，及該地各頭人是問，著即 擒拏獲解，按法懲辦。」（黃卓權，1988b：72），可見在開墾區內，隘墾戶除了開墾事務外，其尚須協助官府維持地方的社會秩序，隘墾戶的社會中心意義應不言而喻。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由於開墾據點是當地聚落發展的中心（黃卓權，1988c：92），因而居民對其週遭環境的認知，是以開墾據點為起點，向外逐步摸索，開墾據點實位於環境認知結構中的核心地位。

2. 第二圈—鄉野歷史事件、農業生產方式

在獅潭鄉各開墾據點四周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中，第二圈即鄰近各開墾據點的農業生產用地，是抽象精神層面與具體物質層面地名二者構成的圈帶。

在 12 個抽象精神層面地名中，阿食窩、池父潭、阿森潭、添丁窩、阿濫潭、賴玉窩、犁祥坪等 7 個，據聞都是早期鄉野開墾的居民，在這些地點發生如淹水、居住、耕作等事件，因而在當時這些地點即以這些人的姓名（如賴玉、犁祥¹⁴）、姓氏（如池父）、名字（如阿食、阿森、添丁）、特徵（如阿濫¹⁵）來命名。此外如鬼仔潭、殺番嶺、祭山嶺，前者傳說昔日曾有鬧鬼事件，後二者則是傳說在清代中葉，公館地區的隘防曾在這些地區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另外在 13 個具體物質層面地名中，出現了 2 個食水坑的地名、兵營與中營的地名，說明了上一章節所強調，獅潭鄉內部不同地區的基層社會居民，彼此間對於環境的認識，有部分是相類似的。若進一步整理，米輪崙、簡（梘）下潭、穀倉潭、湖塘等 4 個地名是與稻米的農業生產方式相關；食水坑、淡水坑（食水坑）、周屋庄、北庄、南庄等 5 個地名，也是與農村的飲水來源、住家所在相關，至於自然環境、族群環境的地名，分別只有大窩潭 1 個，與中營、兵營 2 個。

之所以產生此環境認知，與黃南球、金永昌墾號的隘墾性質有關。由於原住民的侵擾問題，內山一帶的墾務首重設隘，如黃南球墾號八角林墾區的開墾，黃南球在光緒 10 年（1884）11 月向上稟報時即提到了：「球前奉憲臺鈞諭，墾關八角林、下湖仔一帶青山，遵即訂於本月十三日移

¹⁴ 疑為黎祥的訛化地名。

¹⁵ 阿濫為精神病患的客語稱呼。

隘進山。所有險要，球親自督帥隘丁，添築炮櫃，加選精壯把守，務使星羅棋布，以禦生番，俾耕佃安業¹⁶。」；因而在生命安全的威脅下，墾民多集中在開墾據點附近居住，並就近墾地耕作，一旦遠離開墾據點，往往就可能有生命危險，茲以光緒 9 年（1883）黃南球具稟新竹知縣的內容說明。

稟內提到了「生番……適遇多人，則躲避藏伏；若逢少人，則撿殺奔逃。莫奈於本年七月一日，有該地佃人劉阿乾，在家外出，途至外中隘交界之所，下午候突遭生番撿殺奔逃，割去頭顱。」（黃卓權，1988b：72），從稟中，雖不知劉阿乾外出的原因，但可知劉阿乾離該住所，至兩處隘防交界的三不管地帶時，即遭致殺身之禍，可見墾民住所與隘防二處之間，似有一定的距離，而非緊密相連。因此，在黃南球、金永昌開墾獅潭通谷時，居民應多在開墾據點附近活動，以避免遠離開墾據點，遭到原住民出草的意外，因而居民對開墾據點附近的環境認知，多以居民的日常活動等指稱之，以獅潭鄉的實例，其主要是居民社會互動下的鄉野傳說，與生活中的飲水、住家、農業生產等。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這些位於開墾據點附近的地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屬抽象精神層面地名，反映的是許多的鄉野歷史事件，二屬具體物質層面地名，大多反映的是農業的生產方式特色。

3. 第三圈西側—自然環境

在獅潭鄉各開墾據點四周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中，第三圈則是農業生產用地以外的地區，主要是具體物質層面地名構成的圈帶。但這些地名依照獅潭通谷地形，西側與東側又有內容上的不同，以下先針對通谷西側的地名作分析。

在通谷西側的 14 個具體物質層面地名中，樟樹崙、淋漓樹下、大窩、小窩、七十二段、吊石、旱坑、暗影、斬缺、黃肉崙等 10 個，都是早期居民依照地形、植被等自然環境特徵所命的地名，至於生產方式、族群環境的地名，分別只有豬灶橋、十四份 2 個，與大銃櫃、錫隘 2 個。

之所以產生此環境認知，與黃南球、金永昌墾號的隘墾的防務考量有關。以黃南球墾號為例，在光緒 11 年（1885）黃南球的紅稟內容中，提到了「光緒二年，生番猖獗，肆擾莫堪。時，沿山各墾隘首同眾佃等籌議，各墾將原額隘糧，權貼為力，與球自備資斧，將隘移至內層，招佃開闢獅潭、下撈一帶地方，其外面一帶，免以防隘。農耕樵牧，可保無虞¹⁷。」，明顯可知，黃南球開墾初時，原住民的侵擾只來自墾區的東方，因而原處西方的隘防（如上述的錫隘），遂往內層（東方）移動，西方原有的隘防地區轉變為外層，不僅隘防免除，且民人在此農耕畜牧也不用擔心原住民的侵擾。因此，在黃南球、金永昌開墾獅潭通谷時，通谷西側已是相對的安全地帶，已不再設有隘防，因而居民對當地的環境認知，除了保留原有隘防的錫隘地名外，其餘大多以地形、植被的特徵指稱之。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這些位於通谷西側的具體物質層面地名，主要反映的是自然環境的特色。

4. 第三圈東側—族群環境、林業生產方式

至於在通谷東側的 13 個具體物質層面地名中，雖然也出現了獅潭、下大窩、上大窩的自然環

¹⁶ 淡新檔案 17326-6，黃南球光緒 10 年 11 月稟報。轉引自黃卓權，1988c：86。

¹⁷ 淡新檔案 17327-6，黃南球光緒 11 年 9 月紅稟。轉引自黃卓權，1988a：71。

境地名，但是與西側不同的是，與自然環境有關的地名並非是東側環境認知的主要對象，其主要的地名包括了清光緒年間土地開墾時，與原住民的族群環境有關的地名，如竹銃櫃、哨高嶺、社寮、社寮坑等 4 個地名；與清光緒年間進入原住民勢力範圍，所進行的伐樟採腦事業有關的地名，如十九份、四份、九份崙等 3 個地名。

之所以產生此環境認知，與黃南球、金永昌墾號隘墾的生產活動有關。以黃南球墾號為例，在光緒 9 年（1883）黃南球的紅稟內容中，提到了「球遵奉憲諭，設隘防番，把守獅潭、下撈一帶地方。祇於地方新闢，茂木叢密，兼之山面遼闊，猶恐生番侵境戕擾，然多僱隘丁，加意密防¹⁸」。明顯可知，黃南球開墾初時，即使設銃櫃防止原住民侵擾，但山區遼闊，仍有原住民往來山林之間。因此，在黃南球、金永昌開墾獅潭通谷時，通谷東側是個相對危險的原住民勢力範圍，因而居民對當地的環境認知，主要以隘防、原住民族群環境的特徵指稱之。

此外，黃南球、金永昌開墾獅潭通谷，設隘的目的除了保障平地的農業生產外，另外更重要的是就近保護進入山區發樟採腦的腦丁。以黃南球墾號為例，在黃南球過世的哀啓中，提到了「若實業，則如樟腦，尤為首先發軔之基，年所收入以數萬計」，說明了黃南球墾號入墾獅潭，除了土地田園之利的動機外，樟腦的經濟誘因實不容忽視（黃卓權，1988b：57）。因此，在黃南球、金永昌開墾獅潭通谷時，通谷東側廣袤的樟樹資源，是墾區相當重要的利基，可以補農業生產收入的有限，因而居民對當地的環境認知，特別注重樟樹林的分布。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這些位於通谷東側的具體物質層面地名，主要反映的是族群環境、林業生產方式的特色。

（四）小結

藉由抽象精神層面地名的分布，可以發現獅潭鄉地名所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是以開墾據點為基礎所建立的。依該基礎為核心，並繼續分析開墾據點四周地名的空間分布，可以綜合出其所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依距離遠近可分為三個空間層次（圈帶），依方向則可分為東西兩個部分。

其中第一圈為居民開墾據點，地名以抽象精神層面方式展現；第二圈為居民農業生產地帶，地名除以抽象精神層面方式展現外，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則多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第三圈則為居民農業生產地帶以外地區，但受到原住民勢力的分布，該圈帶的西側為自然景觀地帶，地名多以自然環境為主，東側為族群緩衝地帶，地名則以族群環境與林業生產方式為主（圖 4）。

¹⁸ 淡新檔案 17324-1，黃南球光緒 9 年 8 月紅稟。轉引自黃卓權，1988a：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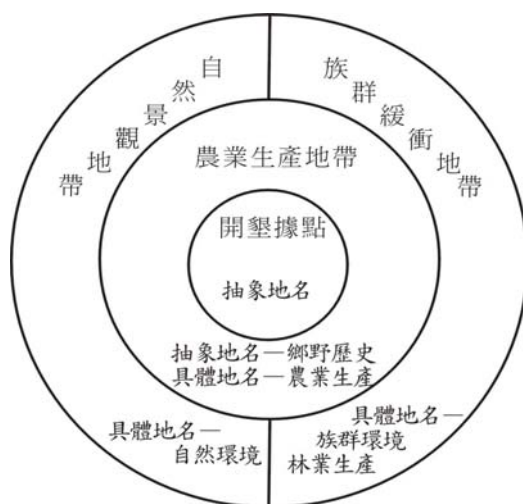


圖 4 獅潭鄉地名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

獅潭鄉地名環境認知的型塑因素

一般而言，文化表徵的形塑，不僅是該地居民與環境人地互動下的結果，而且亦深受該地外部的社會條件所影響。因此，在地名作為一文化表徵的研究，亦即本文針對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環境認知結構分析時，將強調是怎樣的外部社會條件影響居民形塑出此環境認知結構。

從圖 4 所示，獅潭鄉地名的環境認知結構中，所反映的居民生活世界，由內而外，分別為開墾據點—鄉野歷史、農業生產—自然環境、族群環境、林業生產。很明顯地，獅潭鄉地名雖然可以反應其命名的社會發展背景，與農業生產的人地互動關係密切；但是其隱含的環境認知結構的空間性，從上節的分析，可知必需從「開墾區」的開墾據點為核心才能夠理解。也就是說，居民對其生活世界的環境認知，除了受到當地內部的自然環境、族群環境影響外，另外，還受到當時「開墾區」的外部社會條件的影響，才形成了如圖 4 般的環境認知空間性。

（一）清光緒墾契中隱含的環境認知

由於缺北四村在光緒 2 年的墾契，因此，以下本文僅能以光緒 9-10 年，黃南球墾號與金永昌墾號開墾獅潭鄉的墾契內容，來分析這些拓墾組織對獅潭鄉的環境認知。

在光緒 10 年（1884），有關黃南球墾號在八角林、下湖仔地區的開墾，為：「今將八角林、下湖仔一帶青山，集眾商議，另舉總墾戶黃南球辦理，東至墾關青山為界；西至安原墾石門凸大崗、透檜枝凸劉彭昌毗連為界；南至桂竹林毗連為界；北至黃南球自墾下撈仔毗連為界。」（私法物權，1963：474），即今日新豐村與豐林村範圍。明顯地，其是以開墾據點為核心，來建構其墾區的空間性，其中八角林（鐵寮坪）、下湖仔（今豐林）為開墾據點，而其四至中，東方因鄰近泰雅族勢力範圍，因而「青山」只是一概略名稱，連地名都談不上；西側鄰近今公館鄉的「石門凸」、「檜枝凸」，明顯為自然景觀的地名；南側的「桂竹林」則為金永昌的墾區名。

至於同樣在光緒 9 年（1883），金永昌在桂竹林地區的墾區，則是坐落「坐落土名桂竹林、東坑仔、新、老北寮、打鹿坑等處，……，四至界址，東至桂竹林大橫崗頂天水流為界，西至楓仔坑頂水倒東為界，南至汶水河直透出西大河底為界；北至社寮坑，橫過櫓枝嶼、東坑、新老北寮、打鹿坑皆盡北尾，從頂頂直透水倒南為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1：413-414），即今日竹木村與公館鄉福德村範圍。而這些地名中，在獅潭鄉的部分，桂竹林（楊儀坪）為開墾據點，而其四至中，東方因鄰近泰雅族勢力範圍，因而「大橫崗」只是一概略名稱，連地名都談不上；西側鄰近今公館鄉的「楓仔坑頂」，南側鄰近大湖鄉的「汶水河」明顯為自然景觀的地名；至於北側的地名，位於西方的「櫓枝嶼」為自然景觀名，而東方的「社寮坑」則反映族群環境。

由上所述，這些墾契所隱含的環境認知結構，亦是以開墾據點為核心，即八角林（鐵寮坪）、下湖仔（今新豐）、桂竹林（楊儀坪）；而其四至中，在西側都是以自然景觀的地名為主，而東側因鄰近泰雅族勢力範圍，漢人墾務尚未進入，因而尚無地名產出，只是以「青山」、「大橫崗」的概略用語稱之；而類似的情況，也恰巧反映在金永昌墾區北界的地名用語，該條界線的西側與東側之地名，即分別為「櫓枝嶼」與「社寮坑」，也是西側為自然景觀地名，東側為族群環境地名。

簡言之，墾契所反映出來的環境認知，與圖 4 所述的特色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獅潭鄉的居民，的確是受到由「開墾區」的外部社會條件影響下，形塑出獅潭鄉地名所隱含的環境認知結構。本文以下繼續以開墾據點地名描述方式的轉變、開墾外圍地區的不同社會性地名分布兩個層面，說明居民對此環境認知結構的核心與外圍，又有怎樣的環境認知特色。

（二）核心的環境認知特色－開墾據點地名描述方式的轉變

從圖 4 中，可以知道居民對其生活世界的描述方式，由核心往外圍，是從抽象的精神層面，漸次轉變到具體的物質層面，反映了在居民在環境認知過程中，其對核心的相對重視。關於此點，也可以從居民對開墾據點地名描述方式的演變一窺究竟，進一步了解獅潭鄉居民的環境認知過程中，將開墾據點作為其認識生活世界的核心之現象。

關於此點，本文以光緒年間黃南球墾號的開墾據點，其自然村名的發展，最能夠說明此種特色；其中的永興、和興、鐵寮坪等重要開墾據點，雖然同時出現在明治 37 年（1904）出版的臺灣堡圖上，但是這些地名後來的發展，則有不同的結果。

1. 永興

在這些開墾據點中，永興與和興皆為吉言佳字組成的地名，屬以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永興一名，傳說為清光緒年間黃南球開墾其地時，因與賽夏族人發生嚴重衝突，故建庄時希望能永久興盛而命名（洪敏麟，1983：358）。另一方面，依田野調查，永興一地，最初也被稱為大崙下，意指大規模山嶺的下方，因該聚落位於八角嶼山脈的東側山腳下而得名。

因此，永興一名，即屬於地名文化中抽象的精神層面，而大崙下一名，則屬於地名文化中具體的物質層面。然而兩個地名發展百年後，永興早在明治 36 年（1903）即成為行政村名，翌年出版的臺灣堡圖亦註記永興一名，直到現在，永興仍是行政村名，在現代出版的經建版地圖也還是註記永興一名。相對地，大崙下一名僅僅在該自然村內的居民口語中流傳，其他距離大崙下較遠的聚落居民，甚至沒有聽過該地名，而在後世的行政區劃或是地圖標示上，也都從來沒有使用過大崙下一名，甚至該名也不見於任何史料上。

由永興村的開墾據點實例來看，居民對該自然村的命名，雖然一開始是永興與大崙下二者並存，但發展至今，居民似乎對精神層面的永興一名，具有較大的偏好。

2. 和興

在這些開墾據點中，和興與永興皆為吉言佳字組成的地名，屬以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而和興一名，則與永興類似，傳說是清光緒年間黃南球開墾其地時，因與泰雅族人發生嚴重衝突，最後終予擊退建立聚落，故建庄時希望能永保平和興盛而命名（洪敏麟，1983：360）。另一方面，和興的別名，也稱為打鍋片，傳說黃南球昔日與泰雅族在此發生衝突時，彈盡援絕，遂命眾將鐵鍋打破，燒熔之後重新鑄成槍彈而得名。

因此，和興與打鍋片都是屬於地名文化中抽象的精神層面。雖然二個地名的發展，自明治 36 年（1903）起，迄今都是選用和興一名作為行政村名，而打鍋片一名，同樣在現代的經建版地圖不見註記，但是只要述及與和興有關的地名緣起，都會提及打鍋片¹⁹（苗栗縣地名探源編輯委員會，1981：225；張至人，1999：50），不似大崙下一名幾乎被世人所遺忘。此點或可說明獅潭鄉地名發展的初期，以抽象精神層面表現出的地名，往往比起以具體物質層面表現出的地名，在居民心理有深厚的歷史情感與土地關懷，以致地名可以流傳較為久遠。

由和興村的開墾據點實例來看，居民對該自然村的命名，一開始就是和興與打鍋片二者並存，發展至今，僅和興成為地圖標註地名時主要的符號，但實際上，居民對精神層面的和興、打鍋片的自然村名，都有同樣類似的使用偏好。

3. 打鐵寮

在這些開墾據點中，相對於和興與永興為吉言佳字組成的地名，鐵寮坪則為一描述地表景觀的地名，屬以具體物質層面表現出的地名。鐵寮坪一名，傳說在現新豐國小門口附近，曾有居民開設打鐵店，製作農具等鐵器而得名。

然而自明治 36 年（1903）起，鐵寮坪一開始就未被選用為行政村名，而在現代的經建版地圖，也不見任何的註記，僅僅在該自然村內的居民口語中流傳，其他距離鐵寮坪較遠的聚落居民，甚至沒有聽過該地名。如同大崙下一名，鐵寮坪幾乎已被世人所遺忘，至今已被其所屬的行政村名—豐林所取代之。

綜合上述，從這些開墾據點的地名演變來看，在這些自然村名發展初期，在地居民的命名過程中，地名以抽象的精神層面表現時，往往是透過命名者深層的內心世界，不斷地咀嚼、發酵而形成，如永興、和興、打鍋片；而地名以具體的物質層面表現，則僅僅只是透過命名者表面的感官知覺，以相對淺顯、直接的表達方式而形成，如鐵寮坪、大崙下。因此，在獅潭鄉拓墾初期形成的這些自然村名，以抽象精神層面表現出的地名，往往比起以具體物質層面表現出的地名，能夠透露出更多的歷史典故，以及更深厚的人地關係內涵，因而地名的文字符號可以流傳的更久。

簡言之，在這些黃南球墾號開墾據點的自然村名中，居民對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內容，遠比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內容，要來的偏好多，明顯反映了獅潭鄉居民在其生活世界中，對開墾據點的重視程度，喜愛以吉言佳字反映出其心理投射。

¹⁹ 《苗栗縣地名探源》一書則是寫作打鍋碎（苗栗縣地名探源編輯委員會，1981：225）。

（三）外圍的環境認知特色－墾區外圍地區不同社會性地名的分布

雖然前述已提及早期獅潭鄉居民在環境認知過程中，對開墾據點的核心之相對重視；但其對外圍環境認知的程度差異，則必須從不同社會性地名的分布來一窺究竟。

當這些不同社會性的地名，以各開墾據點為核心所呈現的分布情況（表 5），可以發現在早期居民的生活世界上，這些地名所存在著的差序格局是：第三圈的自然村名所佔比例，幾乎都比第二圈的比例要來的高一些，也就是說，在各開墾據點的居民，對最外圍的環境認知，有傾向以自然村名為主的趨勢。

表 5 獅潭鄉各開墾據點四周地名的社會性分類

地名 空間結構	第一圈		第二圈			第三圈		
	地標名	自然村名	地標名	自然村名	自然村名比例	地標名	自然村名	自然村名比例
永興 開墾據點	-	1	8	1	11.11%	3	4	57.14%
福興 開墾據點	-	1	5	2	28.57%	7	3	30.00%
和興 開墾據點	-	1	4	1	20.00%	6	2	25.00%
楊儀坪 開墾據點	-	1	1	3	75.00%	0	4	100.00%
地名個數	-	4	18	7	28.00%	16	12	42.86%

註：福興與和興的豬灶橋、牛塚二個地名，並未重複計算

形成此地名社會性的差序格局結果，可能原因有：(1)第三圈鄰近山區，在早期開墾階段，是開墾區的最外圍地帶，生產用地較為有限，因此地名的形成，地標名所佔比例相對不高；而在開墾據點週遭的第二圈，由於生產用地較為寬廣，因此地名的形成，地標名所佔比例相對較高，因而導致第三圈比第二圈，自然村名在總地名的比例上，有較高的數值。(2)早期開墾據點的居民，對開墾區最外圍的第三圈，因距離因素較少到達，因此，在環境認知上，需要以大家所認同與歸屬的自然村名，作為居民彼此溝通時的環境符號媒介；相對地，在開墾據點週遭的第二圈，由於居民較常到達，所以毋須特別利用自然村名，作為大家溝通時的環境符號媒介。

因此，在早期開墾階段上，獅潭鄉居民對外圍環境認知的程度差異，第三圈比起第二圈，有較高的自然村名比例，依地名的社會性意涵，獅潭鄉居民對第三圈，傾向選擇大家所認同與歸屬的自然村名，作為居民彼此溝通時的環境符號媒介。

（四）小結

藉由清光緒年間的墾契，可以發現造成獅潭鄉地名環境認知的形塑因素，「開墾區」的外部社會因素佔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性。接著依「開墾區」的空間基礎來分析，可以進一步了解獅潭鄉地名環境認知的兩個特色：一是開墾據點的地名內容，有著從具體物質層面轉變到抽象精神層面的趨勢，顯現對開墾據點有其特定的心理投射；二是開墾區外圍的地名分布上，第三圈比起第二圈

有較高的自然村名比例，反映早期墾民似乎需要以大家所認同與歸屬的自然村名，作為認識第三圈的符號媒介。

結論

就臺灣地名的研究議題上，除了可以表示族群屬性的語音層面，以及族群歷史的沿革層面之外，本文認為透過地名，其反映的是族群對其生活世界的一種環境認知，而這種環境認知，所顯露的就是族群生活世界的空間層面。而提出此一議題的角度，是企圖為地理學在分析地名時，在原有的語音、沿革的研究傳統基礎上，能夠提供更寬廣的研究層面。

（一）問題的回應

本文為了要進行獅潭鄉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本文提出的問題有下列四項：

第一個問題是，獅潭鄉地名的社會性基礎背景為何？

獅潭鄉的地名，基本上是在農業社會發展階段下形成的。依據居民認同與歸屬程度的社會性程度的差異，苗栗縣獅潭鄉的地名至少可分為自然村名與地標名；而在這 179 個地名中，地標名略多於自然村名的現象，說明了獅潭鄉居民對於住所與生產地點都有相當細膩的認識。

第二個問題是，獅潭鄉的地名，包括哪些居民對環境描述的方式？

藉由從「人」的角度出發，以命名者對環境的描述方式，獅潭鄉地名至少有下列三個特色：

(1)獅潭鄉的地名主要是由當地基層居民所命名，多以淺顯、直述的方式，描述其周遭環境的特色；(2)獅潭鄉屬抽象精神層面的地名，出現偏好於自然村名的命名上，尤其是集中在早期漢人的開墾據點；(3)獅潭鄉屬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出現重複性高的特色，尤其是與生產方式有關的地名，出現重複性的比例最高。

第三個問題是，獅潭鄉的地名，反映出怎樣的環境認知？

藉由地名的分布，可以發現獅潭鄉地名所反映的環境認知結構，依距離遠近可分為三個空間層次（圈帶），依方向則可分為東西兩個部分。其中第一圈為居民開墾據點，地名以抽象精神層面方式展現；第二圈為居民農業生產地帶，地名除以抽象精神層面方式展現外，具體物質層面的地名則多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第三圈則為居民農業生產地帶以外地區，地名幾乎以具體物質層面方式展現，但受到原住民勢力的分布，該圈帶的西側為自然景觀地帶，地名多以自然環境為主，東側為族群緩衝地帶，地名則以族群環境與林業生產方式為主。

第四個問題是，獅潭鄉地名所反映的環境認知，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形成？

藉由清光緒年間的墾契，可以發現「開墾區」的外部社會因素，形塑了獅潭鄉地名的環境認知結構。此點可由「開墾區」的開墾據點、外圍地區的地名分析得到驗證，在開墾據點部分，開墾據點的地名內容，有著從具體物質層面轉變到抽象精神層面的趨勢，顯現墾民對開墾據點有其特定的心理投射；在開墾區外圍地區上，第三圈比起第二圈有較高的自然村名比例，反映早期墾民似乎需要以大家所認同與歸屬的自然村名，作為認識第三圈的符號媒介。

（二）研究的應用與問題

1. 研究的應用

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除了企圖藉由地名空間分布的距離、方向要素，建構出地名命名階段當時，居民對其生活世界的一種認識；實際上，這種對於環境，具有空間暗碼形式的意象，即是一種心智圖（mental map），或稱為認知圖。

但是此種環境認知的心智圖，比起心理學實驗的心智圖，還有更深一層的社會意義。由於構成此認知圖的地名，具有居民共同認同與歸屬的意義，因此，此心智圖不是個人心理狀況的心智圖，而是象徵著集體記憶、社會共同溝通基礎的心智圖，或者可以說此種心智圖，就是居民所建構而成的部落地圖或稱為社區地圖（community mapping）。

部落地圖是以社區（村里、部落）民眾為主體，採取互動式資料收集方法的一種圖像結果，其主要在啟動社區民眾對其環境、資源、歷史與社區共同體的認知與認同，同時也是一種傳統、在地智慧的系統性整理管道，故常被作為一種小尺度的參與式規劃或說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方法與工具（盧道杰，2001：101-120）。目前，部落地圖在學界的應用，即多見於需與地方社區溝通、參與的自然資源管理、社區總體營造等議題上。

以獅潭鄉為例，其地名隱含的環境認知意義，反映的是開墾初期居民的部落地圖，若能夠進一步與現階段居民所建構的部落地圖作比較、對照時，將可以提供有關獅潭鄉自然、社會等地理變遷的相關線索，而有助於自然資源管理、社區總體營造等議題的研究。

2. 研究的限制

本文藉由獅潭鄉地名環境認知的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步驟是：1.整理兩種環境描述方式的地名形式，在分布上的特色，2.依抽象精神層面地名的分布特色，建構出地名隱含的環境認知結構，3.分析是何種外部社會因素，形塑此環境認知結構，進而了解該結構中核心與外圍的環境認知特色。然而此分析步驟，仍有其研究的限制在。

首先是上述獅潭鄉的客語地名研究，其所歸納出來的環境認知結構，僅能反映出永興村、和興村、竹木村的部落地圖，對其他四村而言，由於百壽村、新店村、豐林村、新豐村的抽象精神層面地名，分別只有2個、1個、0個、1個，數量極少的情況下，不易歸納出其環境認知結構，此為研究限制之一。另一方面，不同地區必有不同的環境認知結構，因此，上述的研究步驟是否適用其他地區，也需進一步驗證，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參考文獻

-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1991）：《臺灣文化志（中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池永歆（1997）：〈臺灣地名學研究回顧與地名義蘊的詮釋〉，《地理教育》，23：7-18。
- 私法物權（1963）：《臺灣私法物權篇》，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〇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林美容（1987）：〈土地公廟—聚落的指標：以草屯鎮為例〉，《臺灣風物》，37（1）：53-81。
- 林聖欽（2005）：〈苗栗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社會性分析〉，收於《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內政部，頁131-158。
- 洪敏麟（1983）：《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苗栗縣地名探源編輯委員會（1981）：《苗栗縣地名探源》，苗栗：苗栗縣政府。

- 施添福（1980）：〈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地理研究報告》，6：203-242。
- 張文奎主編（1990）：《人文地理學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張至人（1999）：〈獅潭鄉志土地篇〉，第四章地名，收於曾桂龍主編，《獅潭鄉志》，再版，獅潭：獅潭鄉公所，頁 42-55。
- 陳正祥（1982）：〈臺灣的地名—文化期分層〉，收於《中國文化地理》，臺北：龍田，頁 210-234
- 陳國章（1994）：《臺灣地名學文集》，地理研究叢書 24 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系。
- 陳國章（2004）：《臺灣地名辭典》，合訂版，地理研究叢書 33 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系。
- 黃卓權（1988a）：〈黃南球先生年譜初稿（二）〉，《臺灣風物》，38（1）：51-78。
- 黃卓權（1988b）：〈黃南球先生年譜初稿（三）〉，《臺灣風物》，38（2）：51-74。
- 黃卓權（1988c）：〈黃南球先生年譜初稿（四）〉，《臺灣風物》，38（3）：79-94。
- 葉爾建（2004）：《日治時代頭前溪上游地區的環境變遷》，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楊雅心（2005）：《馬祖地區地名的意涵：一個關於環境識覺的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臺案彙集（1966）：《臺案彙錄壬集》，臺灣文獻叢刊 22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歐陽鍾玲（1982）：〈心智圖在地理學上的應用〉，《地理教育》，8：63-70。
- 歐陽鍾玲（1986）：〈識覺與認知〉，《地理教育》，12：100-102。
- 盧道杰（2001）：〈參與式自然資源管理與部落地圖〉，收錄於《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秀林：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頁 101-120。
- 千葉德爾（1991）：《文化地理入門》，一版二刷，東京：大明堂。
- 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
- 伊能嘉矩（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臺灣之部》，東京：富山房。
- 松下芳三郎（1924）：《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1）：《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下，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 中華民國地圖學會，1995，苗栗縣獅潭鄉行政區域圖，比例尺二萬分之一。
- 內政部，2000，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第三版。南庄、大湖、虎山圖幅。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臺灣實測地形圖—堡圖，比例尺二萬分之一。三灣、和興、隘寮腳、大湖、打必曆社圖幅。
- Bell, Scott & Saucier, Deborah(2004):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pointing accuracy, mental rotation, sex, and hormones, *Environment & Behavior*, 36(2):251-265.
- Berleant-Schiller, Riva(1991):Hidden places and Creole forms: naming the Barbudan landscape, *Professional geography*,43(1):92-101.
- Blöbaum, Anke & Hunecke, Marcel(2005):Perceived danger in urban public space: The Impacts of Physical Features and Personal Factors, *Environment & Behavior*, 37(4):465-486。
- Blaut, J.M.(1999):Maps and spaces,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4):510-515。

- Bright, William(2003):What is a Name? Reflections on Onomastics = 名為何物？--我對專名學的看法，*語言暨語言學*，4(4):669-681
- Malone, Karen; Tranter, Paul J.(2003):School Grounds as Sites for Learning: making the most of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9(3):283-303。
- Penn, Alan(2003):Space syntax and spatial cognition, *Environment & Behavior*, 35(1):30-65。
- Quaiser-Pohl, Claudia; Lehmann, Wolfgang; Eid, Michael (200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bilit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large-scale space in children -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6(1):95-107。
- Waller, David(2005):The walkabout: Using virtual environments to assess large-scale spatial abiliti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1(2):243-253。
- Zimring, Craig; Dalton, Ruth Conroy(2006):Linking objective measure of space to cognition and action, *Environment & Behavior*, 35(1):3-16。

收稿日期：95 年 5 月 3 日

修正日期：95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95 年 6 月 12 日

